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九十四至八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謝振定覆勘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九十四

列傳

元 四十八

王都中　王克敬

任蘇克　陳思謙

崔敬　呂思誠

汪澤民

王都中字元俞福寧州人父積翁仕宋為寳章閣學士福建制置使宋主納土乃以全閩圖籍來降除叅知政事行省江西後以為國信使日本宣諭遇害按紀事本末云積翁取道慶元航海帝以其俗尚佛命普陀僧如智同往舟人不願行共謀殺之時至元二十一年正月也都中生三歲以恩授順昌縣尹賜平江田八畝宅一區已而世祖追念其父授都中平江路總管府治中時年甫十七僚吏見其年少頗易之都中遇事剖析動中肯綮皆瞠眙不敢欺學舍久壞不治募大家合錢新之秩滿

除浙東道宣慰副使武宗詔更鈔法行銅錢除都中江淮泉貨監凡天下為監者六惟江淮所鑄錢最精遷郴州路總管郴民染於蠻俗喜鬬爭都中大治學舍作籩豆簠簋笙磬琴瑟之屬使其民識先王禮樂延宿儒教學其中以義理開曉之俗為之變尋移饒州路總管年饑米價翔踊都中出官倉米定其價為三等言於行省謂須糶以下等價民乃可得食又於下等價減十之二使民就糶行省怒其專都中曰饒去杭二千里往還定

議非半月不可人七日不食則死安能忍死以待乎郡歲貢金而金戶貧富不常都中考得其實乃更定包銀之法戶不過二兩州縣徵加十倍都中責之一以詔書為斷俄以內憂去服闋除兩浙都轉運鹽使鹽亭竈戶三年一比附推排任事者恐斂怨久不舉行都中曰為政者使皆避謗何以集事徧歷三十四場驗其物力高下以損益之役既平而課亦足遷福建道宣慰使後改浙東天歷初又徙廣東三易鎮皆有聲元統初朝廷以

兩淮鹽法久壞仍命都中理其事既至參酌前所行於兩浙者次第施之尋拜河南行省參政以疾歸至正元年卒諡清獻

王克敬字叔能大寧人幼竒頴大寧習尚少文克敬獨孜孜爲儒者事由江浙行省照磨累遷左右司都事延祐四年往四明監倭人互市先是往監者懼番情叵測必嚴兵自衛克敬至悉屏去撫以恩信皆怗然無敢譁吳人有從軍征日本陥于倭者至是從至中國訴於克

敬顧還本鄉或恐為禍階克敬曰豈有軍士懷恩來歸而不之納耶事聞朝廷遂還之鄱陽大饑總管王都中出廩粟賑之行省欲罪其擅發克敬曰鄱陽距此千里比待命民且死彼為仁而吾屬顧為不仁乎都中因得免拜監察御史用故事監吏部選有履歷當升者吏故抑之問其故吏曰有過克敬曰法笞四十七以上不升令不至是吏曰責輕罪重曰失出在刑部銓曹安知其罪重卒升之尋遷左司都事時英宗方厲精圖治丞相

拜珠請更前政不便者會議中書堂克敬首言江南包銀貧不能輸者有司責之役戶當罷之以兩浙煎鹽戶牢盆之役其重者尤害民當免其它役詔從之泰定初出爲紹興路總管行省檄克敬抽分舶貨拘蕃者例籍其貨商人以風水爲解有司不聽克敬曰某貨出某國地有遠近貨有輕重冒重險出萬死舍近而趨遠棄重而取輕豈人情邪衆不能奪商德之擢江西道廉訪司副使轉兩浙鹽運使調海道都漕運萬戶是歲當天歷

之變浚漕舟有後至直沽者不果輸復漕而南還行省欲坐罪督運者勒其還趨直沽克敬謂脫在當年而往返若是信可罪今蹈萬死完所漕而還豈得已哉乃請令其計石數附次年所漕舟達京師擢參議中書省事有以飛語中大臣者克敬持古八議之法謂罪狀不明而輕罪大臣何以白天下宰相傳旨大長公主為皇外姑賜錢若干平雲南軍還賜錢若干英后入覲賜錢若干克敬乞覆奏曰用財有道大長公主供饋素優今賜

出無名是不當也自諸軍征討以來賞格未下雲南獨先受賞是不均也英后遠還徙御衆多非大賚恩意不能洽今賜物鮮少是不周也宰相以聞帝是其議除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又遷淮東廉訪使以正綱紀爲己任聲譽益著入爲吏部尚書元統初授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諸罷富民承佃江淮田有松江大姓歲漕米萬石獻京師者其人死子孫且貧有司歲徵弗足則雜置松江田賦中令民包納克敬曰匹夫妄獻米徼名爵以榮一

身令身死家破又已奪其爵不可使一郡之人均受其害且國用寧乏此耶奏免之視事五月請老克敬歷官所至俱有政績可紀二年卒追封梁郡公謚文肅子時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

任蘇克渤海人幼事父母以孝稱性倜儻義之所在必亟為之有古俠士風初襲父官為右衛千户公卿以其賢薦于朝英宗召見與語大奬賞將擢重職處之未幾特克寔與都爾蘇謀逆遂引去不復出居常扼腕或醉

歸慟哭過市時人目以為狂莫知其意也泰定中都爾
蘇用事天變數見蘇克乃密與平章蘇蘇謀曰先帝之
讐孤臣朝夕痛心而不能報者以未有善策也今武宗
長子周王正統所屬然遠居朔漠難以達意次子懷王
人望所歸近在金陵易於傳命若能同心推戴以圖大
計則先帝讐可雪矣蘇蘇深然之時雅克特穆爾方僉
樞密院事握兵柄二人深結納之告以所謀雅克特穆
爾聞之矍然因徐說之曰天下事惟順逆兩塗以順討

逆何患不克況公國家世臣與國同休戚今國難不恤他日有先我而謀者禍必及矣於是雅克特穆爾許之致和元年懷王自金陵遷江陵俄而泰定帝崩都爾蘇踰月不立君物情洶洶蘇克乃與蘇蘇從雅克特穆爾奉豫王令以八月四日執居守省臣發兵塞居庸諸關召文武百寮集闕下諭以翊戴大義追使迎懷王於江陵懷王至京師羣臣請正大統遂即帝位是為文宗擢蘇克為禮部尚書蘇克辭曰臣曩備宿衛南坡之變不

能效一死以報主知今日之舉皆諸將相之力在臣未足贖罪又曷敢言功乎帝慰勉之乃拜命歷遷壽福府總管又為都水使者居官恂恂無幾微自伐意或詢以翊戴事往往遜謝終無所言人以是多之

陳思謙字景讓浙東宣慰使祐之孫也少孤警敏好學文宗天歷初為丞相高昌王伊都呼所舉授典寶監經歷改禮部主事首言教坊儀鳳二司請併入宣徽以清禮部之選其官屬不當與文武臣並列朝會宜置百官

之後大樂之前詔從之而二司隸禮部如故至順元年拜西行臺監察御史建明八事一曰正君道二曰結人心三曰崇禮讓四曰正綱紀五曰審銓衡六曰厲孝行七曰紓民力八曰修軍政先是關陜大饑民多鬻產轉徙及來歸皆無地可耕思謙令聽民倍直贖之使富者收兼入之利貧者獲已棄之業監察御史李擴行部甘肅金州民劉海延都其男元元自稱本流民非海延都之子告父掠其財擴聽之以酷法抑其父思謙劾擴逆

父子之天壤朝廷之法遂抵擴罪明年拜監察御史建言
戶部賜田諸集賽支取海青獅豹肉食及局院工糧好
事施舍一切泛支以至元三十年前較之動增數十倍
至順經費闕二百三十九萬餘錠宜節無益之費備軍
國之用又言軍站消乏一有征行必括民間之馬方今
西越流沙北際大漠東及遼海地氣高寒水甘草美無
非牧養之地宜設置郡牧使司統領十監專治馬政并
畜牛羊數年之後馬大蕃息或給軍以收兵威或給站

以優民力牛羊之富又足以給國用亦其一助又以銓
衡之弊入仕之門太多黜陟之法太簡州郡之任太淹
朝省之除太速欲設三策以救四弊一曰至元三十年
以後增設衙門冗濫不急者從實減并其外有選法者
并入中書二曰參酌古制設辟舉之科令三品以下各
舉所知得才則受賞失實則受罰三曰古者刺史入為
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蓋使外職識朝廷治體內官知民
間利病令後歷縣尹有能舉善政者受郎官御史歷郡

守有奇才異績者任憲使尚書其餘各驗資品通遷在內者不得三考連任京官在外者已歷兩任遷內職績非出類守不敗官者則循以年老處以常調凡朝闕官員須二十月之上方許遷除帝命中書議行之時居憂者多奪情起復思謙言三年之喪謂之達禮自非金革不可從權遂著於令有詔起報嚴寺思謙曰兵荒之餘當罷土木以紓民力帝嘉之曰此正得祖宗立臺憲意未幾遷右司都事歷御史臺都事重紀至元元年出為

淮西道廉訪副使未朞月引病歸召為中書省員外郎上言强盜但傷事主者皆得死罪而故殺者從而加之人與鬬毆殺人者例杖一百七下得不死與私宰牛馬之罪無異是視人與牛馬等也法應加重因姦殺夫所姦妻妾同罪律有明文今止坐所犯似失推明遂令法曹議著為定制至正中累遷淮西廉訪使廬州盜起思謙言于宣讓王特穆爾布哈曰承平日久民不知兵王以帝室懿親鎮撫淮甸豈得坐視思謙願與王戮力殄

冠王曰此吾責也如鞍馬器械未備何思謙括官民馬
置兵甲與王分道並進遂平廬州既而賴冠將渡淮又
言于王亟調芍陂屯卒用之王曰非奉詔不敢思謙言
非常之變理宜從權擅發之罪願自坐王從之其姪立
本為屯田萬戸召語曰汝職乃先人力戰所致今國家
有難汝當身先士卒以圖報効尋召為集賢侍講學士
十三年拜御史中丞上章乞老不允特旨進一品授榮
禄大夫仍御史中丞及命下翼日卒追封魯國公謚通

敏

崔敬字伯恭大寧惠州人通刑名法律之學初由刑部令史擢中書掾累遷監察御史時既毁文宗廟主削文宗后皇太后之號徙置東安州皇弟雅克特古斯文宗子也亦放之高麗敬上疏曰文皇獲不軌之愆已撤廟祀叔母有階禍之罪亦削洪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雅克特克斯太子年方在幼罹此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明皇當上賓之日太子在襁褓之間尚未有知

義當矜憫蓋武宗視明文二帝皆親子也陛下與太子皆嫡孫也以武皇之心爲心則皆子孫固無親疎以陛下之心爲心未免有彼此之見常人有百金之產尚置義田宗族困阨者爲之教養不使失所况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令以同氣之人置之度外倘生他變良可寒心望陛下遣近臣迎歸太后太子以全母子之情盡骨肉之義則天意回而人心悅矣不報又疏諫天子巡幸上都宜御内殿其畧曰世祖以上都爲清暑之地車駕行

幸歲以為常閣有大安殿有鴻禧睿思所以保養聖躬適起居之宜存畏敬之心也今實喇鄂爾多斯乃先皇所以備宴游非常時臨御之所今國家多故天道變更願大駕早還大内居深宫嚴宿衛與宰臣謀治道萬幾之暇命經筵進講究古今盛衰之由緝熙聖學乃宗社之福也時帝數以歷代珍寶分賜近侍敬又上疏曰臣聞世皇時大臣有功所賜不過鞶革重惜天物為後世慮至遠也今山東大饑燕南亢旱海潮為災天文示儆

地道失寧京畿南北蝗飛蔽天正當聖主恤民之日近侍之臣不知慮此奏稟承請殆無虛日甚至以府庫百年所積寶物遍賜僕御閽寺之流乳稚童孩之子帑藏或空萬一國有大事人有大功又將何以為賜乎乞追回原賞以示恩不可濫庶允公論是年出僉山北廉訪司事按部全寧獄有李秀以作造偽鈔連數十八敬疑而讞之廉知始謀者為大同王濁有司誤執秀以塞責移文至大同果得濁乃出秀至正中累遷至同知大都

路總管府事直沽河淤中書省委敬浚治之不三月告成除刑部侍郎遷中書左司郎中歷刑部尚書廣東憲府讐殺處以大逆敬曰憲府以私相攻致有是變非大逆坐一家者比議始定十五年改兵部尚書兼濟寧軍民屯田使朝廷給鈔十萬錠散於有司招至軍民立營屯種歲收粟百萬斛以給邊防居歲餘其法井井十七年召為大司農少卿盜據齊魯以敬與平章政事達爾參知政事溫普分省陵州命便宜行事敬與溫普議曰

我軍强且勝彼將敗而降如得仗義之士直抵其巢穴而招安之亦方面之幸也有國子生王恪等願往敬授以官俾之行至鄆城見李秉彝田豐等諭以逆順禍福之理豐與秉彝願悔過自新山東郡邑皆復敬以軍馬供給浩繁民力不繼請行納粟補官之令詔從之於是河北燕南士民踵至積粟百萬石民獲少蘇十八年遷江浙行省左丞卒謚忠敏

呂思誠字仲實平定州人先世皆仕金為望族按一統志云父

允官漢中廉訪司僉事
思誠登泰定元年進士第授景州蓨縣尹差民戶為三等均其徭役刻孔子象令社學祀事每歲春行田樹畜勤者賞以農器人爭趨事地無遺力印識文簿畀社長季月報縣不孝弟不事生業者悉書之罰其輸作天歷兵興豫貸鈔於富民令下造軍器事皆先集民用不擾于後得官價亟以還民天旱道士持青蛇曰盧師谷小青謂龍也禱之即雨思誠以其惑衆殺蛇逐道士雨亦隨至縣多淫祠刑牲以祭者無虛日思誠

悉命毀之唯存江都相董仲舒祠擢翰林院國史編修官文宗在奎章閣有旨取閱國史左右畀置以進思誠獨跪閣下爭曰國史紀當代人君善惡自古天子無親閱之者事遂寢擢國子司業順帝即位拜監察御史與鄂倫圖等劾中國平章政事徹爾特穆爾變亂朝政章上留中不下思誠納印綬殿前遂出僉廣西廉訪司事巡行郡縣土官有于元帥者恃勢魚肉人恐事覺陰遣其子迓思誠於道思誠縛之悉發其陰私痛懲其罪一

道震肅後移浙西達實特穆爾時為南臺御史大夫與江浙省臣有隙㗋思誠劾之思誠曰吾為天子耳目不為臺臣鷹犬聞行省平章左吉貪墨浙民怨甚即疏其罪流之海南復召為國子司業遷中書左司員外郎盜殺河南省臣以偽檄呼廉訪使段輔入行省事及事敗詿誤者三十餘人將寘於法思誠言於朝皆釋之拜禮部尚書御史臺奏為治書侍御史總裁遼金宋三史升侍御史會平章政事珳布巴勒不法監察御史劾之御

史大夫額森特穆爾欲緩其章思誠趣入奏亥布巴勒
遂罷額森特穆爾銜之思誠即謁告去朝廷知思誠無
他遷河東廉訪使未幾召為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
酒尋授湖北廉訪使入拜中書參知政事升左丞轉御
史中丞劾奏清道官不盡職罷之再任左丞知經筵事
提調國子監兼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又為
樞密副使仍知經筵事復為中書左丞御史大夫納琳
誣參政孔思立受賕事或欲連中之納琳曰呂左丞素

有廉聲難以相及遂止拜集賢學士仍兼國子祭酒吏部尚書偰哲篤左司郎中武祺等建言更鈔法以楮幣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鈔為母而錢為子命廷臣集議思誠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上料為母下料為子豈有以故紙為母而立銅為子者乎又曰錢鈔用法見為一致以虛換實也今歷代錢至正錢中統鈔至元鈔交鈔分為五項慮小民知之藏其實而棄其虛恐不利於國家偰哲篤曰至元鈔多偽故更之思誠曰至元鈔非

僞人為僞爾交鈔若出亦為僞者矣且至元鈔人猶識之交鈔人未之識僞將滋多況祖宗成憲豈可輕改偰哲篤曰錢鈔兼行何如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為母何者為子偰哲篤忿曰公有何策思誠曰我有三字策曰行不得丞相托克托見其言直頗狐疑未决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曰呂祭酒之言亦有是者但不當在廟堂上大聲厲色爾已而監察御史承望風旨劾思誠狂妄左遷湖廣行省左丞遣太醫院宣使秦初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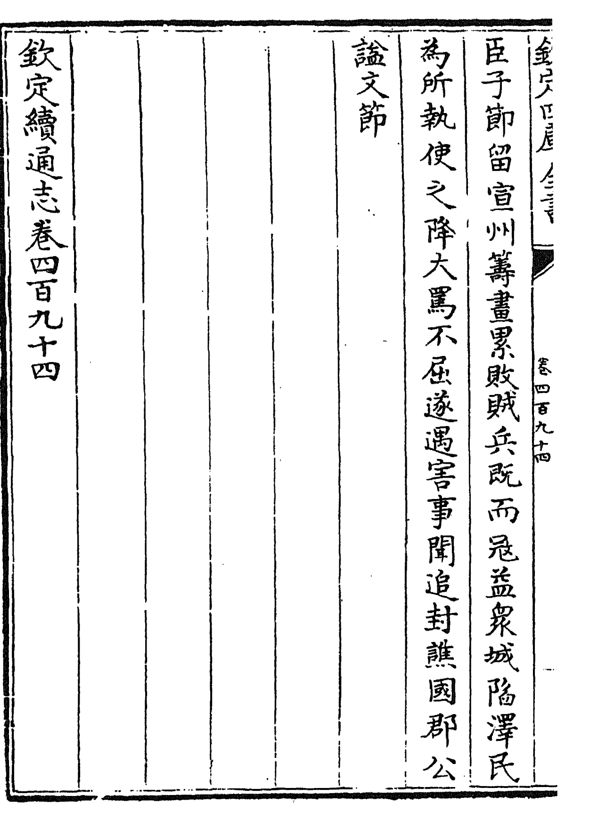
其家迫遣初窘辱之不遺餘力思誠不為動貽書參議
龔伯璲曰去年許可用為河南左丞今年吕思誠為湖
廣左丞世事至此足下得無動心乎時武昌方為賊據
思誠抵城下語諸將曰賊與諸君相持久必不知吾來
出其不意可以入城遂行諸將不獲已隨其後賊倉卒
無備盡驚走思誠遂入乃大會軍民官吏告之曰賊去
示吾弱也度將復來於是申號令修器械葺城郭明部
伍先謀自守徐議出征苗軍暴横素侵辱省憲思誠正

色叱之曰若等能殺呂左丞乎自是無敢復至未幾召還復為中書左丞思誠去二日城復陷移大司農俄得疾以至正十七年三月卒諡忠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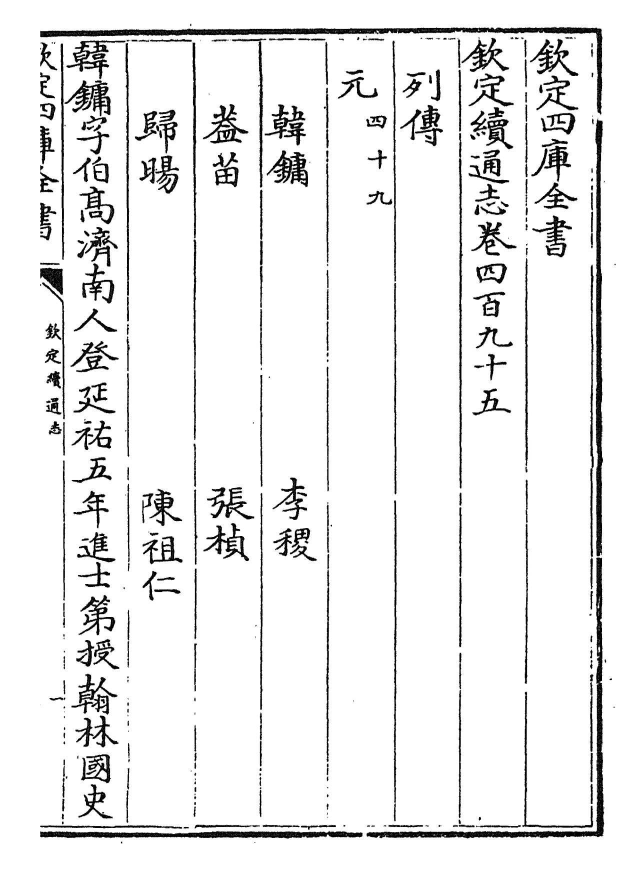
汪澤民字叔志徽之婺源州人宋端明殿學士藻七世孫也家貧力學通諸經成延祐五年進士授同知岳州路平江州事歷南安路總管府推官鎮守萬戶多爾濟持官府短長郡吏王甲毆傷屬縣長官訴郡同僚畏多爾濟托故不視事澤民獨捕甲繫之獄多爾濟賂巡按

御史授甲家人訴欲出之澤民正色與辨御史沮怍夜竟去乃卒罪王甲潮州府判官錢珍以奸淫事殺推官梁楫事連廣東廉訪副使劉珍坐繫者二百餘人委官鞫問皆顧忌淹延弗能白復檄澤民讞之獄立具人服其明歷平江路總管府推官有僧淨廣與他僧有憾久絶往來一日邀廣飲廣弟子急欲得師財潛往他僧所殺之訴於官他僧不勝拷掠遂誣服澤民視其刀上有鐵工姓名召工問之乃其弟子刀也一訊吐實人驚以

為神至正三年召除國子司業預修遼金宋三史書成遷集賢直學士未兩月移書告老大學士和尚曰集賢翰林實養老尊賢之地願少留以副上意澤民曰以布衣叨榮三品志願足矣遂以禮部尚書致仕既歸田里與門生故人相往返超然若忘世者十五年蘄黄賊犯宣州澤民時居其地江東廉訪使道通日就詢守禦計城得無虞明年長槍軍索諾木巴勒等叛來犯城或勸之去澤民曰我雖無官守顧受國厚恩臨危愛死非



臣子節留宣州籌畫累敗賊兵既而寇益衆城陷澤民為所執使之降大罵不屈遂遇害事聞追封譙國郡公謚文節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九十五

列傳

元四十九

韓鏞　李稷

蓋苗　張楨

歸暘　陳祖仁

韓鏞字伯高濟南人登延祐五年進士第授翰林國史

院編修官尋遷集賢都事泰定四年轉國子博士俄拜監察御史帝欲以中書參議傅巖起為吏部尚書鏞上言吏部掌天下銓衡巖起從吏入官烏足盡知天下賢才況尚書秩三品巖起累官止四品於法不得升制可其奏天歷元年除僉浙西廉訪司事擊姦暴黜貪墨特舉烏程尹干文傳治行為諸縣最至正初累拜待御史以剛介為時所忌言事者誣劾其贓私罷去五年臺臣辨其枉復起參議中書省事七年會朝廷慎選守令參

知政事魏中立言于帝帝乃特署鏞姓名授饒州路總管饒俗尚鬼有覺山廟者自昔為妖以禍福人鏞至即撤其祠宇沈土偶人于江凡境内淫祠不合祀典者皆毁之人初大駭已而嘆服鏞知民可教俾俊秀入學求宿儒為五經師朔望必幅巾深衣以謁先聖每月考課以示勸勵由是人各致力於學鏞居官廨自奉澹泊僚屬皆化之十年召拜中書參知政事時丞相托克托在位龔伯璲輩方用事朝廷悉議更張鏞有言不見聽人

以鏞優於治郡而執政非其所長遂出為甘肅行省參政及托克托罷用事者悉誅而鏞獨免禍再遷西行臺中丞歿于官

李稷字孟豳滕州人幼穎敏從其父官袁州師夏鎮按袁州志云夏鎮字定遠宜春人以進士授茶陵州判官行誼端飭學者宗之又從官鉛山師方回孫泰定四年中進士第授淇州判官淇當要衝稷至能理其劇至正初擢監察御史劾閹宦高龍卜恃賴恩私侵撓朝政交通時相宜早正邦刑章上流之邊境又

言御史封事須至御前開折以防壅蔽言事官須加優擢以開諫諍之路殿中侍御史給事中起居注須任端人直士書百司日奏及帝所可否付史館以備纂修之實承天護聖寺火有㫖更作稷言頻年水旱相仍公私交乏不宜妄興大役議遂寢帝方注意守令稷言下縣尹多從吏部銓注或非其才宜倂歸省選茶鹽鐵課責備長吏動受刑譴何以臨民宜分委佐貳投下達嚕噶齊蠹政害民不當授正官帝悉可其奏五遷至戶部尚

書十一年廷議以中原租稅不實將履畆起稅稷曰方今妖冦竊發民庶流亡此政一行是驅民為盜也相臣是之尋遷治書侍御史十二年從丞相托克托平徐州謁告歸葬歷拜中書參知政事後以山東廉訪使致仕卒于京追封齊國公諡文穆

蓋苗字耘夫大名元城人登延祐五年進士第授單州判官歲饑郡府遣苗至戶部請賑戶部難之苗伏中書堂下出糠餅以示曰濟寧民率食此況不得此食者尤

多豈可坐視不救乎於是凡被災者咸獲賑馬單州税
糧歲輸館陶倉距單五百餘里載馱擔負民甚苦之是
秋館陶大熟苗先期令民糴粟倉下得省民力之半累
擢江南行臺監察御史建言嚴武備以備不虞簡兵卒
以壯國勢全功臣以隆大體惜官爵以清銓選考實行
以抑奔競明賞罰以杜姦欺計利害以孚民情去民賊
以崇禮節皆切於時務公論韙之天歴初詔以建康潛
邸為佛寺毀民居七十餘家命御史大夫督其役苗言

今奪農時以緻佛寺又廢民居使之家破産蕩豈聖人御天下之道乎昔漢高帝興於豐沛為復兩縣光武中興南陽免租三年既不務此乃復信重佛教何以滿斯民之望臺臣職專糾察表正百司乃委以修繕之役豈禮也哉書奏御史大夫果免督役按虞集龍翔集慶寺碑云御史中丞趙世安承稟於內行御史中丞相繼涖其屬以蒞之則是未嘗免督役也與本傳異入為監察御史帝幸護國仁王寺泛舟玉泉苗進曰今頻年不登邊隅不靖正當恐懼修省何暇逸游以臨不測之淵乎帝嘉納

之臺臣擬苗淮東廉訪司事帝曰仍留葢御史朕欲聞其讜言至正二年出為山東廉訪副使益都淄萊地舊稱産金朝廷建一府六所綜其事民歳買金以輸官或忤長吏意輒謂其居有金礦掘地及泉而後止苗奏罷之四年遷刑部尚書初盜殺河南省臣延坐五百餘家已有詔止誅首罪至是宰臣復欲盡誅苗堅持不可御史趣具獄苗曰肆赦復殺在法所無御史獨宜劾苗其敢累朝廷之寛仁乎乃卒如苗議七年拜中書參知政事

時大臣以兩京馳道狹隘奏毀民田廬廣之已遣使督治苗言馳道創自至元初何今日獨為隘乎力辯乃罷又欲出宿衛士為郡長官俾資養贍苗曰郡長所以牧民豈養貧之地果有不能自存賜予之可也若任郡寄必擇賢才而後可議遂寢又欲以鈔萬貫與角觝者苗曰諸處告饑不蒙賑恤力戲何功獲此重賞乎會與時相議多不合每事相抗時相謂後有公務毋白叅政苗歎曰猥以非才待罪執政中書之事皆當與聞今宰相

言若此不退何俟有旨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比至除甘肅行省左丞時苗已致仕去復趣赴任苗舁疾就道至鎮即上言西土諸王為國藩屏賜賚雖有常制而有司牽於文法遂使恩澤不以時及非隆親厚本之意又言甘肅每歲中糧姦弊百端請以糧鈔兼給則軍民咸利矣朝廷從之還陜西行御史臺中丞到官數日疏乞還里明年卒封魏國公謚文獻

張楨字約中汴梁人登元統元年進士辟河南行省掾

踰年除高郵尹縣民張提領武斷鄉曲一日至縣有所屬楨執之盡得其罪狀杖而徙之累除中政院判官至正八年拜監察御史劾大尉阿齊拉欺罔之罪并言明埒克棟阿阿哩雅伊嚕布哈皆陛下不共戴天之讐巴延賊殺宗室嘉王郯王一十二口稽之古法當伏門誅而其妻子兄弟尚仕于朝宜急誅竄伯勒齊爾布哈阿附權奸亦宜遠貶災異迭見盜賊蜂起海寇敢於要君閫帥敢於玩寇若不振舉恐有唐末藩鎮噬臍之禍不

聽及紅巾賊毛貴陷山東上疏陳十禍根本之禍有六征討之禍有四歷數其弊一曰輕大臣二曰解權綱三曰事安逸四曰杜言路五曰離人心六曰濫刑獄所謂根本之禍六也伏見陛下以盛年履艱危而登大寶因循治安不預防慮今天下多事海內不寧天道可謂變常民情可謂難保矣是宜卧薪嘗膽奮發悔過思祖宗創業之難與今日墜亡之易於是修實德推至誠凡土木之勞聲色之好燕安鴆毒之戒皆宜痛撤勇改有不盡者

亦宜防微杜漸禁於未然出宮女節浮費畏天恤人而
陛下乃安焉處之如太平無事時此根本之禍也至若
不慎調度不資羣策不明賞罰不擇將帥所謂征討之
禍四也伏見調兵六年初無紀律之法又無激勸之宜
敗師因敗為功指虛為實大小相謾上下相依其性情
不一而邀功求賞則同是以有覆軍之將殘民之將怯
懦之將貪婪之將所經之處雞犬一空貨財俱盡及其
面謾游說反以克復受賞今克復之地悉為荒墟河南

提封三千餘里郡縣星羅棊布嵗輸錢榖數百萬而今所存者封丘延津登封偃師三四縣而已兩淮之北大河之南所在蕭條夫有土有人有財然後可望軍旅不之餽餉不竭今寇敵已至之境固不忍言未至之處尤可寒心如此而望軍旅不之餽餉不竭使天雨粟地湧金朝夕存亡且不能保況以地方有限之費而供將帥無窮之欲哉其為自啓亂階亦已危矣陛下事佛求福飯僧消禍以天壽節禁屠宰皆虛名也今天下多殺人

矣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是求福福何自而至哉頪上之寇始結白蓮以佛法誘衆而終成抗拒視其所向騷騷可畏堂堂天朝不思靖亂而反為階亂有識者為之扼腕有志者為之痛心此征討之禍也疏奏不省權臣惡其訐直二十一年除僉山南道肅政廉訪司事是時毛貴勢逼京畿而搏囉特穆爾駐兵大同察罕特穆爾駐兵洛陽方以爭晉冀為事搆兵相攻朝廷遣中書參政額森布哈樞密副使托克托穆爾治書侍御史

紐紐往解之既受命不前進楨言其貪懦庸鄙苟懷自安無憂國致身之忠朝廷將使二家釋憾協心討賊此國之大計宜風馳電走而乃迂回退懦枉道延安以西繞曲數千里遲遲而行使兩軍日夜仇殺黎庶肝腦塗地實此三人所致宜急殛之以救時危亦不報楨慨然曰天下事不可為矣即辭去居安邑山谷間結茅僅容膝有訪之者不復言時事但對之流涕而已二十四年博囉特穆爾稱兵犯闕皇太子出居冀寧奏除翰林學

士不起庫庫特穆爾將輔皇太子入定亂遣使傳東宮旨訪以時政楨復書曰今大河内外長淮南北悉為丘墟關陜之區所存無幾江左日思荐食上國湘漢荆楚川蜀淫名僭號利我多虞閤下國之右族三世二王得不思廉藺之於趙寇賈之于漢乎京師一殘假有不逞之徒崛起草澤借名義倡其說於天下閤下將何以處之乎守京師者能聚不能散禦外侮者能進不能退紛紛籍籍神分志奪國家之事能不為閤下憂乎今大要有三保

君父一也扶社稷二也衛生靈三也請以近似者陳其一二衛出公據國至於不父其父趙有沙丘之變其臣成兊平之不可謂無功而後至於不君其君唐肅宗流播之中怵於邪謀遂成靈武之慕千載之下雖有智辯百出不能為雪嗚呼是豈不可以鑒乎閤下覽觀馬謀出於萬全則善矣庫庫特穆爾深納其說用克有成按庫庫特穆爾傳庫庫特穆爾從太子入朝後跋扈不臣戕殺官吏及明兵入太原棄城西奔迄無成就傳文殊未可信後三年卒

歸暘字彥溫汴梁人登至順元年進士第授同知頴州事鉏姦擊强人不敢以年少易之山東鹽司遣奏差至頴恃勢為不法暘執以下獄時州縣奉鹽司甚謹頤指氣使輒奔走之暘獨不為屈至元五年杞縣人范孟謀不軌詐為詔使至河南殺行省官屬使暘北守黄河口暘拒不從賊怒繫之獄及賊敗汙賊者皆獲罪暘獨免明年轉國子博士拜監察御史已而辭官歸養親汴上至正七年除右司都事順江酋長樂灋求内附請立宣

撫司及置郡縣賜曰果設郡縣有事不救則孤來附之意救之則罷中國而事外夷與左丞吕思誠抗辨甚力丞相太平笑曰歸都事善戅何相抗乃爾其策果將馬出賜曰其酋長可授宣撫勿責其貢賦使者賜金帛遣歸足矣卒從賜言京師苦寒有丐訴丞相馬前丞相索皮服予之賜曰宰相當以廣濟天下為心莫若録寒饑者稍賑之耳丞相悟而止雲南死可伐叛詔以元帥舒嚕遵道往諭之未幾命平章政事音達琿將兵討之事

久無功二人上疏紛紜中書欲罪舒嚕賜曰彼事未白而專罪一人豈法意乎況一諭之而一討之彼將何所適從此非使者之罪也廣海猺賊入寇詔多爾濟毋將思播楊元帥軍以討之賜曰易軍而將不諳教令恐不能決勝若命楊就統其衆彼悅于恩命必能自効帝不從後竟無功明年遷參議樞密院事時方國珍未附詔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多爾濟毋討之師敗被執將加之罪賜曰將之失利其罪固當然所部皆北方步騎不習

水戰是驅之死地耳宜募濱海民習水利者擒之旣而國珍遣人從多爾濟丹走京師請降賜曰國珍已敗我王師又拘我王臣力屈而來非真降也必討之以令四方時朝廷方事姑息卒從其請後果屢叛如賜言遷御史臺都事九年歷遷禮部尚書會開端本堂皇太子就學名賜為贊善未幾遷翰林直學士同修國史仍兼前職賜言師傅當與皇太子東西相向授書其屬亦以次列坐虚中座以待至尊臨幸否則師道不立矣時羣臣

言人人殊卒從暘議暘在上都時托克托自甘州還且入相中書參議趙期頤員外郎李稷謁暘私第致托克托之命屬草詔暘辭曰丞相將為伊周事業入相之詔當命詞臣視草今屬筆於暘恐累丞相之賢也期頤曰若帝命為之奈何暘曰事理非順亦當固辭期頤知不可屈乃已遷四川行省參知政事除刑部尚書皆以疾辭十七年授集賢學士兼國子祭酒使者迫之暘輿疾至京師時海内多故暘上三策一曰振紀綱二曰選將

材三曰審形勢時不能用十一月以集賢學士資德大夫致仕給半俸終身辭不受明年乞骸骨僑居弘州從蔚州又從宣德皆間關避兵尋居解之夏縣皇太子岀冀寧強起之居數月復還夏縣二十七年卒

陳祖仁字子山汴人也父安國仕為常州晉陵尹祖仁早有文名至正元年科舉復行祖仁以春秋中河南鄉貢遂魁多士賜進士及第授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岀僉山東肅政廉訪司事擢監察御史復

出為山北肅政廉訪副使召拜翰林直學士除參議中書省事二十年帝欲修上都宫闕工役大興祖仁上疏曰上都闕宫創自先帝修於累朝自經兵火焚燬殆盡所不忍言此陛下所為日夜痛心亟圖興復者也然今四海未靖瘡痍未瘳倉庫告虚財用將竭乃欲驅疲民以供大役廢其耕耨荒其田畝何異扼其吭而奪之食以速其斃乎今日所當興復有大于此者願陛下以生養民力為本以恢復天下為務則承平之觀不日咸復詎

止上都宮闕已也帝嘉納之二十三年拜治書侍御史
時宦者保布哈與宣政使托歡內侍太子外結丞相綽
斯戩驕恣不法監察御史傅公讓劾之忤太子意左遷
吐蕃宣慰司經歷它御史連章論諫皆外除祖仁上書
于太子言御史糾劾托歡保布哈姦邪等事此非御史
之私言乃天下之公論臺臣審問尤悉故以上啓今殿
下未賜詳察輒加沮抑擯斥御史詰責臺臣使姦臣蠹
政之情不得達於君父則亦過矣夫天下者祖宗之天

下臺諫者祖宗所建立以二豎之微而於天下之重臺諫之言一切不邺獨不念祖宗乎殿下毓德春宫而使諫臣結舌凶人肆志豈惟君父徒擁虚器而天下蒼生亦將奚望太子怒令御史大夫魯達實諭祖仁臺臣所言托歡等俱無是事昔裕宗為皇太子兼中書令樞密使凡軍國重事合奏聞者皆許啟聞非自今日始也祖仁復上書言御史所劾得於田野之間殿下所詢不出宫墻之外所以全此二人者止緣不見其姦耳且裕宗

既領軍國重事理宜先閱其綱至臺諫封章自是御前開折使必皆由東宮萬一君父有失諫臣有言太子將使之聞奏乎不使之聞奏乎使之聞奏則傷父心不使聞奏則陷父於惡如知此說則今日糾劾之章不宜阻矣御史不宜斥矣書再上即辭職於是太子以其事聞保布哈托歡皆辭退帝又令魯達實諭祖仁等祖仁復上疏曰祖宗以天下傳之陛下今乃壞亂不可救藥刑賞不明之所致也且區區二豎猶不能除況於大者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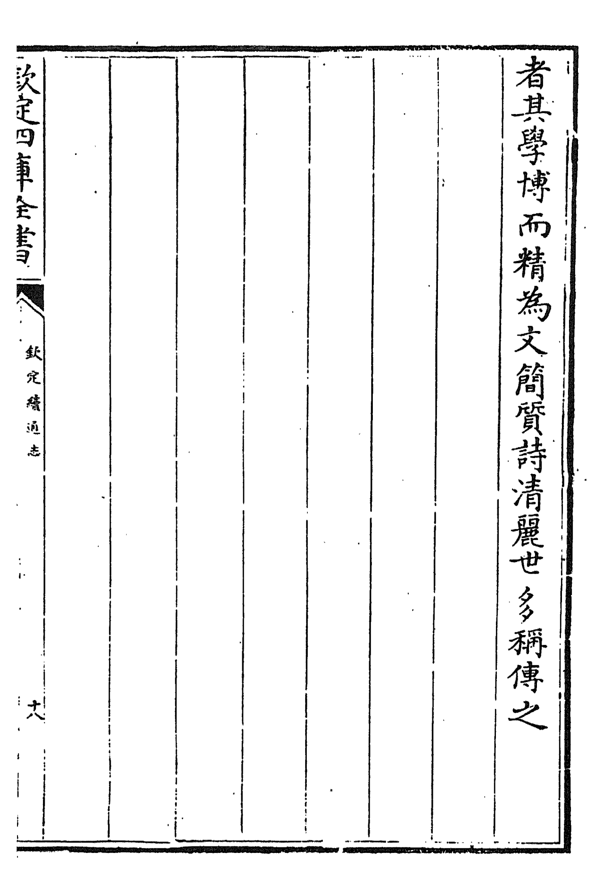
陛下俯從臺諫之言擯斥此二人不令其以辭退為名成其姦計使海内皆知陛下信賞必罰自二人始則將士孰不効力天下可全恢復以還祖宗若猶優柔不斷則臣誓不與之同朝牽連及禍以待後世正人同罪會侍御史李國鳳亦上疏言此二人必當斥於是帝大怒臺臣自魯達實以下皆左遷出祖仁為甘肅行省參政時天極寒衣單甚以弱女託其友朱毅即日就道明年博囉特穆爾入中書為丞相除祖仁山北道肅政廉訪使

名拜國子祭酒遷樞密副使累上疏言軍政利害不報
辭職除翰林學士遂拜中書叅知政事時天下亂已甚
而祖仁性剛直遇事與時宰議不合乃還翰林為學士
尋遷太常禮儀院使二十七年明兵已取山東朝廷方
疑庫庫特穆爾有不臣之心專立撫軍院總兵馬以備
之祖仁乃與翰林學士承旨王時待制黄㬌編修黄肅
伏闕上書言近者南軍侵陷全齊不踰月而逼畿甸朝
廷雖命丞相伊蘇出師軍馬數少勢力孤危而中原諸

軍左牽右掣調度失宜京城四面茫無屏蔽宗社安危正在今日臣等以為馭天下之勢當論其輕重強弱遠近先後前日南軍僻在一方而庫庫特穆爾近在肘腋故宜先於致討今庫庫特穆爾勢已窮蹙而南軍突至勢將不利於宗社故宜先於救難審其輕重強弱改弦更張令庫庫特穆爾黨與離散豈能復振若止分撥一軍副襲必就擒獲其餘軍馬令其倍道東行勤王赴難與伊蘇等聲勢相援仍遣重臣分道宣諭催督庶幾有

濟如復膠於前說動以言者為庫庫特穆爾游說而鉗天下之口天下之事去矣書上不報祖仁又上書皇太子言近日降詔削河南軍馬之權不知此項軍馬終為南軍所忌朝廷苟善用之豈無所用況聞庫庫特穆爾屢上書疏明其心曲是其心未絶於朝廷當令為朝廷計不過戰守遷三事以言乎戰則資其犄角之勢以言乎守則望其勤王之師以言乎遷則假其藩衛之力勉厲使行猶恐遲晩豈可使數萬勁旅棄置一方若不幸

一日有唐明皇倉卒之出則是以祖宗百年之宗社朝廷委而棄之此時雖欲碎首殺身何濟於事書上亦不報二十八年明兵進壓近郊有旨命祖仁及同僉太常禮儀院事王遜志等載太廟神主從太子北行祖仁等奏曰天子有大事出則載主以行今從太子非禮也帝然之還守太廟以俟命俄而天子北奔祖仁守神主不果從京城破將出健德門為亂軍所害祖仁一目眇貌寢身短瘠而語音清亮議論偉然負氣剛正似不可犯


者其學博而精為文簡質詩清麗世多稱傳之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九十五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九十六

列傳

元五十

成遵　曹鑑

張翥　烏克遜良楨

賈魯　逯魯曾

貢師泰　周伯琦

吳當

成遵字誼叔南陽穰縣人幼敏悟年十五喪父家貧勤苦不廢學問至順中至京師入成均時陳旅為助教數稱其文于奎章閣侍讀學士虞集集見之以為公輔器元統改元中進士第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明年預修泰定明宗文宗三朝實録升應奉翰林文字至正二年擢監察御史扈從至上京首言天子宜慎起居節嗜慾以養聖躬帝改容稱善又言臺察四事一差遣臺臣越

職問事二左遷御史杜塞言路三御史不思盡言循叙
求進四體覆廉訪聲蹟不實賢否混淆帝皆嘉納之復
上封事言時務四事一曰法祖宗二曰節財用三曰抑
奔競四曰明激勸奏入帝稱善久之命中書速議以行
一歲中言事并舉劾凡七十餘事皆指訐時弊執政惡
之三年出為陝西行省員外郎以母病辭八年擢僉淮
東肅政廉訪司事改禮部郎中奉使山東淮北察守令
賢否九年改刑部郎中尋遷御史臺都事時宮吏犯贓

多有以父母之憂制免者臺臣謂贓吏被案雖親喪不許歸須竟其獄遵曰贓吏固可惡然與人倫孰重國家以孝治天下寧失罪人不可使天下有無親之吏御史大夫是其言升戶部侍郎明年遷中書右司郎中有匿其姦罪而入粟得七品雜流者為怨家所告有司議輸粟例無有過不與之文遵曰爵秩濫與姦邪輩將何以為治必奪其敕還其粟省臣從之除工部尚書先是河決白茅鄆城濟寧皆為巨浸漕運使賈魯言必疏南河

塞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與害不能已廷議莫能決乃
命遵偕大司農圖嚕往視自濟寧曹濮汴梁大名行數
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遍閱史
籍博采輿論謂河之故道不可得復而丞相托克托己
先入魯言及遵與圖嚕至力陳不可且曰濟寧曹鄆連
歲饑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人於此地恐後日之憂
又有重於河患者托克托怒曰汝謂民將反耶辨論終
日仍不能決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

且有人任其責公毋多言遵曰腕可斷議不可易也遂出為大都河間等處都轉運鹽使十四年調武昌路總管武昌自沔寇殘燬民死兵疫者十六七而大江上下皆劇盜阻絶米直翔湧遵言於省臣假軍儲鈔萬錠募勇士具戈船截兵境且戰且行糴粟於太平中興民賴以全活者甚衆乃遠斥候塞城門籍民為兵得五千餘人設萬夫長四配守四門賊船往來江中終不敢近岸城賴以安十五年擢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召拜參議

中書省事時河南賊數渡河而北焚掠郡縣遵率僚佐持牘詣丞相曰今天下州縣喪亂過半而河北之民稍安者以天塹黄河為之障所以剥膚椎髓以供軍儲而無深怨者民猶得保其室家故也今賊北渡河而官軍不禦是大河之險已不能守河北之民復何所恃河北民心一揺國勢將如之何語未畢哽咽不能言宰相以下皆揮涕乃入奏帝始下詔切責守河諸將先是湖廣賊倪文俊質威順王之子而遣人請降求為湖廣行省

平章朝臣欲許者半遵曰平章之職亞宰相叛逆之賊挾勢要求輕以與之如綱紀何奈何以王子之故廢天下大計除治書侍御史俄復入中書為叅知政事十七年進中書左丞時太平在相位以事忤太子太子深銜之以為遵及叅知政事趙中皆太平黨欲去之用事者承望風旨嗾賓坻縣尹鄧守禮弟鄧子初等誣遵與叅政趙中叅議蕭庸等六人皆受贓太子命御史臺大宗正府等官雜問之鍛鍊成獄遵等竟杖死時至正十

九年也後五年御史臺臣辯其枉詔復還其所授宣敕

曹鑑字克明宛平人大德五年用翰林侍讀學士郝彬薦為鎮江淮海書院山長十一年南行臺中丞廉恒辟為掾史又除興文署命伴送安南使者歸國至治二年授江浙行省員外郎天歷元年調江浙財賦府副總管元統二年升同僉太常禮儀院事集議明宗皇后祔廟事援禮據經辯析詳明至元二年進禮部尚書卒封譙郡侯謚文穆鑑天性純孝親族貧乏者周䘏恐後歷官

三十餘年僦屋以居嘗自浙調湖廣員外有故掾顧淵伯以辰砂一包餽鑑鑑漫置笥中半載後視之有黄金三兩雜其内時淵伯已殁即呼其子歸之其廉慎不欺如此

張翥字仲舉晉寧人父為杭州鈔庫副使因家焉翥少負才豪放不羈好蹴踘喜音樂不以家業屑意父深以為憂翥一旦翻然曰大人勿憂今請易業矣乃謝客閉門讀書晝夜不暫輟因受業李存仇遠遂以詩文知名

一時至元末同郡傅巖起居中書薦翥隱逸至正初授
國子助教分教上都尋退居淮東會修宋遼金三史起
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史成歷應奉修撰累遷翰林侍
講學士兼祭酒翥勤於誘掖絶去崖岸有質以經義者
必歷舉衆說為之折衷尋拜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博囉
特穆爾之入京師也強翥草詔削奪庫庫特穆爾官爵
且發兵討之翥不從或勸之翥曰吾臂可斷筆不能操
也帝知其意不可奪乃命他學士為之博囉特穆爾既

誅詔以翥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翰林學士承旨致仕二十八年卒年八十二翥長於詩其近體長短句尤工

烏克遜良楨字幹卿廉訪使澤之子也資器絶人好讀書至治二年以廕補江陰州判官歴陜西行臺監察御史劾遼陽行省左丞相達實特穆爾賣國不忠援漢高帝斬丁公故事以明人臣大義并劾御史中丞胡居祐姦邪皆罷之尋遷都事以言不盡行解去元統初起

為監察御史疏言天歷數年間紀綱大壞元氣傷夷天祐
聖明入膺大統此誠祈天永命之秋其要在乎敬身修
德而已今經筵多領以職事臣數日一進講不踰數刻
已罷而暬御小臣恒侍左右何益於盛德哉願招延儒
臣若許衡者數人寘於禁密常以唐虞三代之道啓沃
宸衷日新其德實萬世無疆之福也不報御史臺作新
風憲復疏其所當行者以舉賢才為綱而以厚風俗均
賦役重審理汰冗官選守令出奉使均公田為目揖摘

剴切雖觸忌諱亦不顧也至正五年出為江東道肅政廉訪副使上官一日辭歸八年復召為右司員外郎十三年累遷中書左丞兼大司農卿時中書叅用非人事多異同不得一一如志會軍餉不給請與右丞烏蘭哈達主屯田歲入二十萬石帝在上都始冊皇太子立詹事院驛召為副詹事每直端本堂則進正心誠意之說親君子遠小人之道皇太子嘉納焉十四年改淮南行省左丞初泰州張士誠既降復叛太師托克托奉詔總諸

王軍南征良楨消參議龔伯璲等從之既平六合埀克
高郵會詔罷托克托兵柄遂有上變告伯璲等勸托克
托勒兵北向者下其事逮問詞連良楨簿對無所驗即
以中書左丞分省彰德主調軍食居半歲仍還中書十
八年有誣知宜興州張復通賊之罪中書將籍其孥吏
抱案請署良楨曰手可斷案不可署同列變色卒不署
良楨自左曹登政府多所建白罷福建山東鹽食及浙
東西長生牛租瀕海被災圍田稅民皆德之嘗論至正

格輕重不倫吏得並緣為姦舉明律者數人条酌古今重定律書書成而罷家居輒訓諸子曰吾生平無過人者惟待人以誠人亦以誠遇我汝宜志之晚歲病瘠數謁告病益侵遂卒自號約齋有詩文奏議若干卷

賈魯字友恒河東高平人延祐至治間兩以明經領鄉貢泰定初授東平路教授歷除太醫院都事會修遼金宋三史召為宋史局官書成選燕南山東道奉使宣撫幕官考績居最遷中書省檢校官上言十八河倉近歲

淪没官糧百三十萬斛其弊由富民兼并貧民流亡宜先正經界然事體重大非處置盡善不可輕發書累數萬言切中其弊俄拜監察御史首言御史有封事宜專達聖聽不宜臺臣先有所可否尋為工部郎中至正四年河決白茅堤又決金堤並河郡邑民居昏墊帝甚患之督大臣訪求治河方畧特立行都水監于鄆城以魯為太監魯循河道察地形往復數千里備得要害為圖上二策其一議修築北堤以制横潰則用工省其一議

疏塞並舉挽河東行使復故道其功數倍按大學衍義補云黄河故道有四一在河間府寧津縣西一在大名府開州治南一在東昌府館陶縣西一在衛輝府新鄉縣南謹附識會遷右司郎中議未竟其在右司言時政二十一事皆見舉行調都漕運使復以漕事二十事言之朝廷取其八事一曰京畿和糴二曰優恤漕司舊領漕戶三曰接連委官四曰通州總治豫定委官五曰船戶困於壩夫海運壞於壩戶六曰疏濬運河七曰臨清運糧萬戶府當隸漕司八曰宣忠船戶付本司節制事未盡行既而

河水北侵安山淪入會通河延袤濟南河間將隳兩漕司鹽場實妨國計九年托克托復相論及河決思拯民艱以塞詔旨乃集廷臣羣議或言當築堤以遏水勢或言疏南河以殺其流遣工部尚書成遵行視終莫決魯昌言必塞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復以前二策進丞相取其後策與魯定議召入奏大稱帝旨十一年命魯以工部尚書為總治河防使領河南北諸路軍民發汴梁大名十三路民丁十五萬盧州等戍十八

翼軍二萬供役一切從事大小軍民官咸稟節度便宜興繕仍命以兵鎮之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於鴻和哈濟等口又自黃陵西至陽青村合於故道凡二百八十里有竒自四月鳩工七月鑿河成乃塞決河九月舟楫通十一月諸埽諸堤成河復故道南滙于淮又東入海帝遣使報祭河伯召魯還朝以河平圖獻超授集賢大學士敕翰林承旨歐陽玄製河平碑以旌托克托勞績具載魯功且宣付史館尋拜中書左丞從托克托平徐

州托克托既旋師命魯追餘黨分攻濠州魯誓師曰吾奉旨統八衛漢軍頓兵于濠七日矣爾諸將同心協力必以今日取城池然後食急上馬麾進抵城下忽頭眩下馬卒于軍時十三年五月也有旨護柩還高平賜交鈔五百錠給塟事

逯魯曾字善止修武人登文宗天歷二年進士第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辟御史臺掾掌機密監察御史劾中丞史顯夫簡傲魯曾開實封於大夫前曰中丞素持重

不能與人周旋御史以人情劾之非公論由是皆知其直元統初除太常博士時武宗廟未立后主集羣臣廷議已延謂明宗母伊奇哩氏可配享徽政院傳太后旨以文宗母唐古氏可配享已延問魯曾曰先朝既以珍格皇后無子不為立主今宜立者明宗母乎文宗母乎對曰珍格皇后在武宗廟已膺寳册則為武宗皇后明宗文宗二母后固妾也今以無子故不得立主而以妾后為正宫是為臣而廢先君之后為子而追封父之妾

於禮不可集賢大學士陳顥素嫉魯曾出曰唐太宗册
曹王明之母為后是亦二后也奚不可魯曾曰堯母為
帝嚳庶妃堯既為帝未聞册妃為后而配嚳皇上為大
元天子不法堯舜而法唐太宗耶巴延韙之遂以珍格
皇后配焉會巴延敗魯曾拜監察御史疏劾其黨塔斯
哈雅昂吉爾等八人皆黜之除樞密院都事上言前巴
延專殺大臣其黨利其妻女巧誣以罪今後官民有罪
止坐其身不得籍其妻女又郯王為巴延構陷妻女流

離當雪其無辜給復其子孫帝從之除刑部員外郎悉辨正橫罹已延所誣者至正十二年丞相托克托討徐州賊以官軍不習水土募瀕海鹽丁為軍遷魯曾淮南宣慰使領征討事募鹽丁五千人克復徐州繼領所部討淮東卒于軍

貢師泰字泰甫寧國宣城人父奎以文學名家延祐至治間累官集賢直學士卒謚文靖師泰早肄業國子學為諸生泰定四年釋褐授太和州判官以薦擢應奉翰

林文字除紹興路總管府推官山陰白洋港有船飄近岸史甲二十人適取鹵海濵見船無主因取其篙櫓而船中有二屍旁人指為史所殺史傭作富民高家既誣服高亦就逮師泰密詢之則里人回自海口因盜網中魚為漁者所殺其冤始白游徼徐裕以巡鹽為名肆暴村落間一日遇諸暨商奪其所齎錢撲殺之投屍於水走告曰頃獲私鹽犯畏罪赴水死矣官以有傷疑之遂以疑獄釋師泰覆按之具得裕殺人狀其於冤獄詳讞

之明多類此以故治行為諸郡最考滿復入翰林為應
奉預修后妃功臣列傳累遷監察御史自世祖以後省
臺之職南人斥不用及是始復舊制時論以為得人至
正十四年除吏部侍郎時江淮兵起京師食不足師泰
奉命和糴于浙右得糧百萬石以給京師遷兵部侍郎
朝廷以京師至上都驛戶凋獘命師泰廵視整飭之至
則驗貧富均徭役民賴以蘇十五年除禮部尚書時平
江缺守廷議難其人師泰以選出為平江路總管甫視

事張士誠自高郵率衆渡江直抵城下攻圍甚急明年守將弗能支遁去師泰領義兵出戰力不能敵亦懷印綬匿海濱者久之士誠既納降江浙行省丞相達實特穆爾命權本省參政二十年朝命改戶部尚書俾分部閩中以閩鹽易糧數十萬石由海道轉運京師朝廷頼焉二十二年召為秘書卿行至杭之海寧得病而卒按明嘉靖閩建安李默書玩齋集後云予在宣州諸生貢安國者為言其先世禮部公寓海寧時自名其里為小桃源元命既革宋學士景濂嘗邀之公為置酒飲夜分乃起就卧仰藥而斃與傳互異師泰既以文

字知名而於政事尤長尤喜接引後進一時士譽翕然歸之所著有詩文若干卷行于世

周伯琦字伯温饒州人父應極仁宗為皇太子召見獻皇元頌為言于武宗授翰林待制伯琦自幼從宦游京師入國學以蔭授南海主簿三轉為翰林修撰至正元年改宣文閣授經郎教戚里大臣子弟每進講輒稱旨帝以其工書法命篆宣文閣寶仍題牓額及摹王羲之所書蘭亭序并智永所書千文刻石閣中自是眷遇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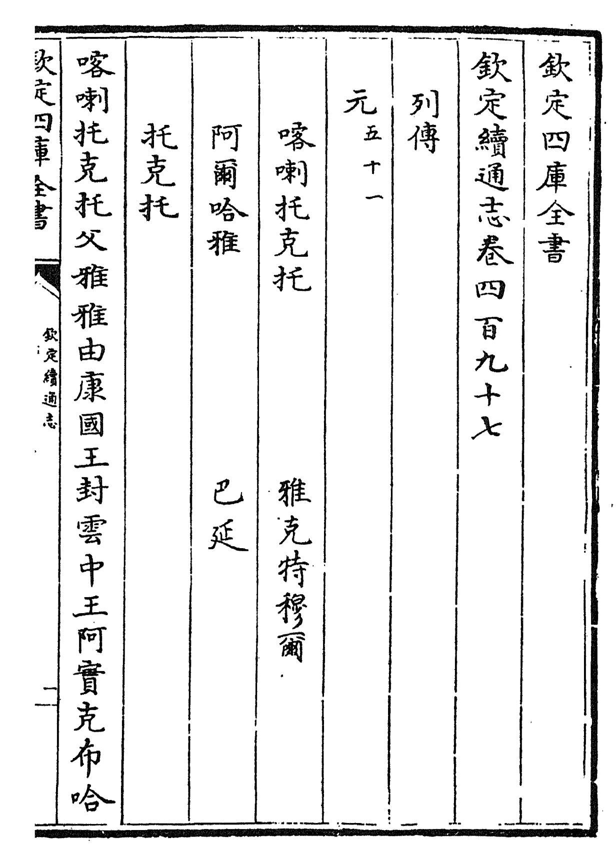
隆帝嘗呼其字而不名會御史奏風憲宜用近臣特命僉廣東廉訪司事八年召入為翰林待制預修后妃功臣列傳累升直學士十二年有旨南士皆得居省臺遂與貢師泰同擢監察御史兩人皆南士之望一時榮之先是紅巾盜起丞相托克托奏以其弟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統大軍南討失律喪師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劉希曾等十人托克托傳作劉希曾等十二人共劾其罪伯琦承丞相意奏希曾等越分干譽皆坐左遷補郡判官由是不為公

論所與十三年遷崇文太監兼經筵官十四年出為江夏肅政廉訪使長槍軍索諾木巴勒陷寧國伯琦與僚佐倉皇出尋遁走杭州十七年江浙行省丞相達實特穆爾承制假伯琦參知政事招諭張士誠士誠留之平江十餘年士誠既滅伯琦乃得歸鄱陽尋卒按徐貞卿剪勝野聞載張士誠面縛見明太祖伯琦遥伏于後太祖曰元君寄汝以心膂乃資賊亂耶賜醉而殺之語異本傳伯琦博學工文章尤以篆隸真草擅名嘗著六書正譌說文字原二書又有詩文藁若干卷

吳當字伯尚澄之孫也幼承祖訓精通經史百家言澄既殁四方從遊者悉就當卒業至正五年以薦授國子助教會詔修遼金宋三史當預編纂書成除翰林修撰十五年歴官翰林直學士時江南兵起且五年大臣有薦當世居江西習知民俗且其才可任政事者特授江西肅政亷訪使偕兵部尚書黄昭招捕諸郡當以朝廷兵力不給既受命即募民兵由淛閩入克復建撫兩郡時參政托迪總兵撫建積年無功忌當屢捷功在己上

因構為飛語謂當與黃昭皆與寇通有旨解二人兵柄尋除名先是當與昭平賊功狀自廣東由海道未達京師而托迪等公牘乃先至故朝廷責當昭皆左遷及得功狀始知其誣詔拜當江西行省參政昭湖廣行省參政命未下而陳友諒已陷江西當乃戴黃冠服道士服杜門不出日以著書為事友諒遣人辟之當卧牀不食以死自誓乃舁牀載之舟送江州拘留一年終不屈歸隱廬陵之谷坪逾年卒所著有周禮纂言及學言藁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九十六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九十七

列傳

元五十一

喀喇托克托　雅克特穆爾

阿爾哈雅　巴延

托克托

喀喇托克托父雅雅由康國王封雲中王阿實克布哈

之弟也托克托姿貌魁梧少從其兄阿都瑪勒獵於燕南歸獻所獲世祖見其沉雄莊重歎為大用之才命入宿衛大德三年武宗以皇子撫軍北鄙托克托從行五年叛王海都犯邊從武宗討之破其衆於杭愛手斬一將之首連背胛以獻武宗壯之成宗大漸丞相哈喇哈斯達爾罕稱疾卧直廬中托克托適以使事至京師即俾馳告武宗以國恤時仁宗奉興聖太后至自懷孟既定内難太后以兩太子星命推算問所宜立術者曰重

光大荒落有奕旃蒙作噩長久重光為武宗年幹旃蒙
為仁宗年幹於是太后惑其言遣近臣托爾諭旨謂運
祚修短不容不思武宗聞之默然謂托克托曰我捍禦
邊陲勤勞十年又次序居長神器所歸灼然何疑何可
以陰陽之言乖祖宗之托汝為我往察事機疾歸報我
托克托承命即行武宗親率大軍分道進發托克托馳
至大都見太后道武宗所授旨太后愕然曰我為太子
周思乃出深愛今宗王大臣議已定太子當速來時諸

王圖烈等侍咸曰臣下翊戴嗣君無二心者既而太后
仁宗屏左右語托克托曰太子天性孝友中外屬望令
聞汝所致言殆有讒間汝歸速為我彌縫闕失使骨肉
無間則功為不細矣托克托頓首謝曰臣侍藩邸歷年
頗見信任今當推誠竭忠以開釋太子後日三宮共處
靡有嫌隙斯為托克托所報効矣先是太后以武宗遲
迴不至已遣阿實克布哈往及是托克托繼至具致太
后仁宗語武宗感悟遂遣阿實克布哈還報仁宗即日

命駕迎於上都武宗即位尊太后為皇太后立仁宗為
皇太子三宫協和托克托兄弟之力也是年由同知樞
密院事進中書平章政事拜御史大夫遷江南行臺御
史大夫尋召拜録軍國重事中書省丞相知無不言言
無不行中外翕然稱為賢相至大三年遷尚書省右丞
相三寶努等勸武宗立皇子為皇太子而托克托方獵
於柳林遣使召還共議其事托克托驚曰太弟躬定大
事功在宗社位居東宫已有定命何可𢙨其咸耶三寶

努雖不以為然卒莫能奪其議是時尚書省賜予無節遷敘無法財用日耗名爵日濫托克托懇切進諫詔濫受宣敕者赴所屬繳納中臺有贓罰鈔五百萬緡托克托請出以賑孤寡老疾宗王納古爾部人告其主為不軌托克托辯其誣抵告者罪宗王伊克圖徵其舊民於齊王班布爾實部中鄰境諸王欲奉齊王攻伊克圖齊王懼奔伊克圖以避之遂告齊王反托克托簿問得實乃釋齊王而徙諸王於嶺南邊將托和齊請以新軍萬

人益宗王綽哈廸議俾托克托往給其資裝托克托辭以時方寧謐不宜挑變生事遂遣丞相圖古勒等往給之幾致激變四年復為中書左丞相仁宗即位眷待彌篤拜江浙行省左丞相下車問民利病或謂杭城故有便河通於江滸堙廢已久若疏鑿以通舟楫物價必平僚佐或難之托克托曰吾奉密旨許以便宜行事民以為便行之可也俄有旨禁勿興土功托克托曰敬天莫先勤民民蒙其利則災沴自弭土功何尤不一月而成

時特們德爾為丞相欲固位取寵乃議立仁宗子英宗為皇太子封武宗子明宗為周王出鎮雲南又譖托克托為武宗舊臣詔逮至京師居數月兩宮傳諭曰初疑汝親於所事故召汝今察無他其復還鎮托克托入謝遂還江浙未幾遷江西行省左丞相英宗嗣位召拜御史大夫復嗾言者劾其擅離職守將從之雲南會特克實伏誅乃解家居五年泰定四年卒至正初追封和寧王謚忠獻子九人其最顯者三人曰特穆爾達實曰達

實特穆爾各有傳
雅克特穆爾欽察氏綽和爾第三子武宗鎮朔方備宿
衛十餘年特愛幸之及即位拜正奉大夫同知宣徽院
事皇慶元年襲左衛親軍都指揮使泰定二年加太僕
卿致和元年進僉書樞密院事泰定帝崩丞相都爾蘇
專政宗室諸王托克托旺沁附之利於立幼雅克特穆
爾時總環衛自以身受武宗恩寵其子宜纂大位而一
居朔漠一處南陲因與公主察球爾族黨阿拉克特穆

爾及腹心之士博囉齊拉拉等議執中書平章額卜德哷勒巴延徹爾露刃誓衆衆皆潰散遂捕姦黨下獄而與安西王喇特納實哩入守内庭分處腹心於樞密即命玛棟阿及達爾瑪實哩乘驛迎文宗于中興謹按通鑑輯覽

御批武宗既傳於弟其子即無統業可承而泰定帝已成其為君儲嗣現存神器自有專屬乃雅克特穆爾忽逞異圖謬托受武宗恩寵之言以自文遂迎周懷二王入繼於情理俱為不順不過欲假援立之功以邀寵肆志遂成圖卜特穆爾篡弑之謀則雅克特穆爾實為罪首至泰定既崩都爾蘇唯知專擅自利踰月不立君致亂臣乘間醸禍其罪亦與亂臣等耳

且密喻河南行省平章巴延選兵扈從於是封府

庫拘百司印遣兵守諸要害募死士買戰馬運京倉粟以餉守禦士卒雅克特穆爾宿衛禁中夜則更遷無定居坐以待旦者將一月弟薩敦子騰吉斯時留上都密遣達實特穆爾召之皆棄其妻子來歸命薩敦以兵守居庸關騰吉斯屯古北口復遣使往中興趣大駕早發使還詔拜雅克特穆爾知樞密院事遂率百官備法駕郊迎文宗至京師入居大内上都旺沁及太尉布哈丞相達實特穆爾平章瑪魯御史大夫寧珠等軍次榆林

詔雅克特穆爾禦之薩敦先驅至榆林西乘其未陳薄之北軍大敗遼東平章圖們岱爾以兵犯遷民鎮斬關以入遣薩敦往拒至薊州東沙流河累戰敗之雅克特穆爾乃與諸王大臣伏闕勸進文宗固辭又固請遂即位封雅克特穆爾為太平王以太平路為其食邑録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知樞密院事詔將兵出薊州拒圖們岱爾師次三河旺沁等軍已破居庸關進屯三塚雅克特穆爾倍道而還抵榆河關及旺沁軍戰

於榆河北敗之追至紅橋北旺沁將阿拉克特穆爾及呼圖克特穆爾引兵會戰雅克特穆爾就斫之敵為氣奪遂却因據紅橋兩軍阻水而陣命善射者射之遂退師於白浮南我軍分三隊張兩翼以角之敵軍敗走越日復合鏖戰於白浮之野雅克特穆爾手斃七人會日晡對壘而宿夜二鼓遣精鋭百騎鼓譟射其營敵衆驚擾互自相擊死傷無數旺沁等竄身山谷既而復集我師堅壁不動是夜又遣薩敦等潛軍壓其營吹銅角以

震之敵亂自相撾擊三鼓後乃西遁遲明追及昌平北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帝遣使慰勞之是日敵再戰再北旺沁單騎亡命伊蘇岱爾額布勒薩敦追之就命伊蘇岱爾及徹爾特穆爾守居庸關還至昌平南俄報古北口不守上都軍掠石槽即遣薩敦為先驅自以大軍繼其後至石槽乘敵軍方炊直搗之追擊至牛頭山擒駙馬博羅特穆爾等獻俘闕下戮之圖們岱爾及諸王額森特穆爾陷通州將襲京師雅克特穆爾急引還遇

於通州乘其初至擊之敵軍狼狽走渡潞河夜設疑兵而遁追之至棗林與敵殊死戰騰吉斯陷陣而入死者蔽野敵兵宵潰薩敦將輕兵要之弗及而還上都諸王呼喇台指揮阿拉克特穆爾安圖入紫荆關犯良鄉雅克特穆爾率兵循北山而西兼程至於盧溝河呼喇台望風西走是日凱旋都人羅拜馬首帝賜燕興聖殿錫賚優厚薩敦遣報圖們岱爾軍復入古北口雅克特穆爾以師赴之戰於檀州南野敗之降者萬人餘兵東潰

圖們岱爾走還遼東獲呼剌台阿拉克特穆爾安圖多羅台塔爾海等戮之先是齊王伊嚕特穆爾東路蒙古元帥布哈特穆爾聞文宗即位乃起兵趨上都圍之時上都屢敗勢蹙都爾蘇奉皇帝寶出齊王調兵護送至京師文宗御興聖殿受寶下都爾蘇於獄兩都平加雅克特穆爾以達爾罕之號使世世子孫襲之置龍翊衛命領其事大歷三年立都督府以雅克特穆爾兼統之尋升為大都督府雅克特穆爾乞解相印還宿衛帝曰卿已為

省院惟未入臺其聽後命尋遷御史大夫未幾復拜中書右丞相先是文宗以天下既定遣治書侍御史薩題迎明宗於漠北詔雅克特穆爾護璽寶北上明宗嘉其功加拜太師從南還次翁果察圖之地文宗以皇太子見明宗暴崩雅克特穆爾以皇后命奉皇帝璽寶授文宗疾驅而還按續資治通鑑載胡粹中之言曰故老言雅克特穆爾奉上璽綬明宗從官有不為之禮者雅克特穆爾且怒且懼既而帝暴崩即奔入帳取璽扶文宗上馬南馳此云奉皇后命授璽其說不合豈當時忌諱有不敢明言者歟達上都文宗復即位以雅克特穆爾

有大勲於王室封與曾祖父巴圖徹爾溧陽王曾祖妣伊嚕徹爾溧陽王夫人祖父托克托呼昇王祖妣推勒塔納昇王夫人父緯和爾揚王母額森塔納公主察球爾𤣥為揚王夫人至順元年帝以屢頒寵數未足以報大勲下詔命獨為丞相以尊異之凡號令刑名選法錢粮造作一切中書政務悉聽總裁諸王公主駙馬近侍人員大小諸衙門官員敢有隔越聞奏以違制論知樞密院事庫春貝托克托穆爾等十人惡其權勢欲謀害之

事泄皆伏誅二年為建第於興聖宫之西南詔養其子塔喇海為子四年文宗大漸遺詔立明宗子已而文宗崩明宗次子伊埒哲伯即位四十三日而崩文宗后臨朝雅克特穆爾與羣臣議立文宗子雅克特古斯文宗后曰吾兒幼冲難任天位明宗子托歡特穆爾居廣西今年十三矣可嗣大統於是奉太后命召還京師至良鄉具鹵簿迎之雅克特穆爾與之竝馬而行告以遣使奉迎之故托歡特穆爾無一語酬之雅克特穆爾疑其

意不可測且明宗之崩實與逆謀恐即位之後追舉前事故宿留數月心志曰以昏亂先是雅克特穆爾自秉大權以來肆意無忌一宴或宰十三馬取泰定帝后為夫人前後尚宗室女四十人或有交禮三日遽遣歸者而後房充斥不能盡識一日宴趙世延家男女列坐名鴛鴦會見座隅一婦色甚麗問此為誰意欲俱歸左右曰此太師家人也至是荒淫日甚體羸溺血而卒雅克特穆爾既死托歡特穆爾始即位是為順帝乃以薩敦為

左丞相騰吉斯為御史大夫元統二年命騰吉斯總管高麗女真漢軍萬户府達嚕噶齊授薩敦録軍國重事達爾罕榮王太傅中書左丞相甯世世子孫九死追封雅克特穆爾德王謚忠武至元元年立雅克特穆爾女巴約特氏為皇后是時薩敦已死騰吉斯為中書左丞相巴延獨用事騰吉斯忿其位出巴上遂與薩敦弟達哩潛蓄異心交通諸王鴻和特穆爾謀危社稷郯王齊齊克圖發其謀騰吉斯伏兵東郊率勇士突入宮闕巴

延及鄂勒哲特穆爾昂珠奇爾濟蘇等掩捕獲之騰吉斯及其弟塔喇海皆伏誅其黨奔達哩所達哩即應以兵旋為綽斯戩和爾和哈喇諾海等所敗遂奔鴻和特穆爾命博囉鴻和爾布哈追襲之執送上都戮之鴻和特穆爾自殺初騰吉斯被擒攀殿檻不肯出塔喇海走匿皇后坐下后蔽以衣左右曳出斬之血濺后衣巴延奏曰豈有兄弟為逆而皇后黨之者并執后后呼帝救帝曰汝兄弟為逆豈能相救耶乃遷后出宮尋酖之於開

平民舍逯溥錄騰吉斯家

阿爾哈雅輝和爾氏集賢大學士圖烈子也兄雅爾爵事仁宗於潛邸大德九年仁宗奉興聖太后出居懷州從者多懷去志雅爾爵獨無所畏難十一年成宗崩權臣阿附中宫不遣使告哀宗藩雅爾爵密啓仁宗曰天子晏駕天下無主宜急奉大母入定大計迎立懷寧王以正天羅仁宗即白太后至京師遂誅柄臣二人遣使迎武宗武宗即位授秘書監仁宗居東宫兼太子右庶

子遷侍御史崇祥院使兼將作院使仁宗即位請召文
武老臣咨以朝政又請以中都苑囿還諸民拜樞密院
副使進同知樞密院事延祐四年卒贈趙國公謚忠靖
阿爾哈雅亦早事武宗仁宗為宿衛以清慎通敏與父
兄並見信任十餘年間歷華近廷無間言至治初出
為平章政事歷鎮江浙湖廣河南陝西四省皆有惠政
汴人尤懷思之歸朝拜翰林學士承旨天歷元年文宗
入承大統阿爾哈雅南迎至汴郊見帝帝命復鎮汴時

當艱難之際阿爾哈雅高價糴粟以峙糧儲治戎器閲
士卒括馬民間以備不虞先是文宗即位之詔已播告
天下而陜西官府結連靖安王等起兵東擊潼關阿爾
哈雅屬行省參政圖烈圖康訪副使萬嘉律犒軍河南
以禦之令都鎮撫本布廵行南陽高門武關荆子諸隘
南至襄川二江口㫖以嚴備萬户博囉守潼關不能軍
濟嚕海率霄旺總帥圖卜特穆爾萬户等兵突出潼關
東掠閿鄉迤邐前進河南告急之使狎至而圖烈圖亦

以兵寡為言阿爾哈雅集省憲官屬議曰汴在南北之交使西人得至此則江南三省之道不通于畿甸軍旅應接何由息乎今莫如徵湖廣兩翼軍與吾省礮弩手諸軍以備虎牢裕州哈喇婁鄧州孫萬戸兩軍以備武關荆子口以屬郡兵及蒙古諸部丁壯以次備諸隘芍陂等屯兵本自襄鄧諸軍來田者還其軍益以民之丁壯使守襄陽白土峽州諸隘別遣塔爾海以備蜀兵吾與諸軍各奮忠義宜無不濟衆曰唯命即日部分行事

自巴延布哈王以下凡省之屬吏與有官而家居者各授以事而出廉訪使董守中僉事實沙在南陽右丞圖卜特穆爾康訪使巴延在虎牢分遣兵馬以聽調用餽餉之行千車相望阿爾哈雅親閱實之信以期會自虎牢南至襄漢無不畢給既而西兵逼河南行院使來報曰西人北度河中以趨懷孟磁南過武關掠鄧州直趨襄陽攻破郡邑三十餘横絶數千里西結囊嘉特以蜀兵至矣阿爾哈雅遣行院官塔爾海攻特默格又設備

於江黄作舟艦以待戰師與西兵遇於鞏縣之石渡轉戰及暮兩軍殺傷相等而虎牢遂為敵有兵儲巨萬一旦悉亡行省院與諸軍斂兵退汴民大恐阿爾哈雅前後遣使告于朝輒為額森紐爾留不遣不得朝廷音問已二十日阿爾哈雅乃親撫其民修城闕立四門戒卒伍以嚴守衛時雖甚危急而聲色不動怡然如平時衆賴以安西師逼城將百里而近阿爾哈雅謂行院將帥憲司與凡在官者曰吾荷國厚恩唯有一死然敵亦烏

合之衆使誠知聖天子之命則衆沮而散矣吾今遣使告于朝請降詔大赦脅從又以即位詔及招諭之文明示利害吾整大軍西嚮別遣驍將率精騎數千上龍門繞出其後使之進無所投退無所歸必成擒於鞏洛之間矣而我軍所獲陜西官吏命有司羈而食之一無所戮衆曰諾唯命即日與行院整兵以行會使還言齊王已克上都奉天子寶璽來歸乃置酒高會發書告屬郡報諸江南三省遣拉珠賫書諭西人而朝廷亦遣都護

伊嚕特穆爾奉詔放散西軍之在虎牢者以是西人雖未解散各已駭悟又聞行省院以兵至猶豫不敢進朝廷又使參政馮布哈親諭之乃信服請安王遣使與拉珠來請命逡巡而去難平阿爾哈雅乃解嚴報捷以功遷陜西行御史大夫復拜中書省平章政事

巴延默爾吉濟特氏曾祖特默格爾給事宿衛祖青海從憲宗伐宋殁於王事父錫濟勤總宿衛隆福太后宮巴延明達果斷年十五奉成宗命侍武宗于藩邸大德

三年從征海都五年從至塔奇克拉呼又至哈喇台之地戰累捷功為諸將先十年烏魯斯實巴爾等逃奔徹伯爾之地武宗命巴延追降之錫號巴圖爾武宗即位拜吏部尚書俄改尚服院使又拜御史中丞至大二年拜尚書平章政事三年加特進延祐三年仁宗命為周王常侍府常侍泰定三年遷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致和元年泰定帝崩丞相雅克特穆爾遣明埒棟阿迎立武宗子懷王於江陵道過河南使以謀密告巴延巴延即

集僚屬明告以故於是會計乘輿供億之須以及士馬芻糒賞犒之用靡不備至徵發民丁增置驛馬補城櫓浚濠池修戰守之具嚴徼邏斥堠日被堅執銳與僚佐籌其便宜即遣孟克布哈以其事馳告懷王別募勇士五千人以迎而躬勒兵以俟參政圖卜台不欲夜手刃欲殺巴延巴延覺拔劒殺之奪其所部軍懷王命薩里布哈拜巴延河南行省左丞相懷王至河南巴延屬櫜鞬擐甲冑與百官父老導入俯伏稱萬歲即叩頭勸進扈

從北行懷王即皇帝位是為文宗特加太尉錄軍國重事御史大夫天歴二年拜太保明宗即位拜中書左丞相明宗崩文宗復位知樞密院事至順元年文宗以巴延功大特命尚世祖庫春太子女孫布延德濟分賜虎士三百集賽台百黙勒奇軍百阿蘇軍百隷左右宿衛又賜黄金雙龍符鐫文曰廣忠宣義正節振武佐運功臣組以寶帶世為明券又命凡宴飲視諸宗王禮二年進封浚寧王特加授侍正府侍正追封其先三世為王又

加巴延昭功宣毅萬戶忠翊侍衛都指揮使三年拜太傅文宗崩巴延奉太皇太后命立明宗之子伊埒哲伯是為寧宗寧宗崩順帝至自南服入踐大位嘉巴延翊戴之功拜中書右丞相上柱國監修國史元統二年進太師三公表在元統元年奎章閣大學士領威武阿蘇諸衛奏復經筵加知經筵事十一月進封秦王總領蒙古欽察烏魯斯諸衛親軍都指揮使至元元年騰吉斯及其弟塔喇海私蓄異志謀危社稷巴延奉詔誅之餘黨稱兵又

親率師往上都輦破其衆詔賜巴延以達爾罕之號俾世襲之太皇太后賜第時雍坊有旨雄麗視諸王邸巴延力辭制度務從損約四年求解政柄三宮交勉留五年詔為大丞相巴延自誅騰吉斯後獨秉國鈞專權自恣變亂祖宗成憲虐害天下漸有姦謀帝患之初巴延欲以其姪托克托宿衛伺帝起居懼涉物議乃以樞密知院旺嘉努翰林承旨實喇卜同侍禁近巴延自領諸衛精兵以揚珠布哈為屏蔽導從之盛填溢街衢而帝

側儀衛反落落如晨星勢燄薰灼天下托克托深憂之乘間自陳忘家徇國之意帝猶未信遣阿嚕沙克嘉本曰以忠義與之論難益知其心無他帝始無疑是年車駕自上都還京巴延數以兵廵行紅城諸處歸輒在後三人謀益堅巴延不知益逞凶虐搆陷郯王齊齊克圖奏賜死帝未允輒傳旨行刑復奏貶宣讓王特穆爾布哈威順王庫春布哈辭色憤厲不待旨而帝益忿之巴延且日益立威鍛鍊諸獄延及無辜六年巴延自領兵衛

請帝出田托克托告帝托疾不往巴延固請太子雅克特古斯出次柳林托克托遂與沙克嘉本阿嚕共白于帝托克托悉拘門鑰受密旨領軍阿嚕沙克嘉本侍帝側傳命夜二鼓遣太子集賽伊徹察喇抵太子營取之入城四鼓命濟爾噶台奉詔往柳林出巴延為河南行省左丞相巴延遣人問故托克托宣言有旨黜丞相一人諸從官無罪可各還本衛巴延乞陛辭不許遂行詔徙南恩州陽春縣安置病死于龍興路驛舍

托克托泰王巴延之從子也案托克托傳原史附其父滿濟勒噶台傳考滿濟勒噶台無甚事蹟今改為托克托傳而以滿濟勒噶台附其端父滿濟勒噶台扈從武宗後侍仁宗於潛邸出入恭謹莅事敏達仁宗說之及立為皇太子以為典用太監泰定四年累遷至陜西行臺治書侍御史關陜大饑賑貸有不及者盡出私財以周之所活甚衆又累遷知樞密院事提調武備寺事領欽察楚徹特穆爾千戶所加鎮守海口侍衛親軍屯儲都指揮使司達嚕噶齊至元三年議進爵封王辭以兄巴延既封秦

王兄弟不宜竝王乃拜太保分樞密院往鎮北邊六年巴延既罷黜召拜太師中書右丞相未幾以疾辭遂以太師就第明年封為忠王至正七年伯勒齊爾布哈讒于帝詔安置甘肅以疾卒托克托生而岐嶷及就學請於其師吳直方願日記古人嘉言善行稍長膂力過人年十五為皇太子齊哩克昆集賽官天歷元年襲授成製提舉司達嚕噶齊二年入覲文宗悅之遷內宰司丞兼前職至順二年授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元統二年累遷同知樞密院

事至元元年騰吉斯陰謀不軌事覺伏誅其黨達哩及拉
拉等稱兵外應托克托擒之以獻拜御史中丞親軍都指
揮使提調左阿蘇衛四年進御史大夫扈從上都還至雞
鳴山之渾河帝將畋于保安州馬蹶托克托諫曰古者帝
王端居九重日與大臣宿儒講求治道飛鷹走狗非其事
也帝納其言是時其伯父巴延為中書右丞相既誅騰吉
斯益無所忌帝積不能平托克托常憂其敗私請於父欲
圖之質之直方直方以大義滅親為言是時帝左右前後

皆巴延親黨獨沙克嘉本阿嚕為帝腹心托克托遂與二人深相結納而錢塘楊瑀嘗事帝潛邸為奎章閣廣成局副使得出入禁中帝知其可用每三人論事使瑀參焉五年車駕留上都巴延出赴應昌托克托與沙克嘉本阿嚕謀欲禦之東門外懼弗勝而止及巴延擅貶宣讓威順二王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六年巴延請太子雅克特古斯獵於柳林托克托與沙克嘉本阿嚕合謀以所掌兵及宿衛士拒巴延遂拘京城門鑰命所親

信列布城下是夜奉帝御玉德殿召近臣汪嘉努賓喇卜及省院大臣先後入見出五門聽命又召瑀及江西范匯入草詔數巴延罪狀四鼓命中書平章政事濟爾噶台齎赴柳林翼日托克托坐城門上巴延遣騎士至城下問故托克托曰有旨逐丞相巴延所領諸衛兵皆散而巴延遂南行至正元年命托克托為中書右丞相錄軍國重事托克托悉更巴延舊政復科舉取士法復行太廟四時祭雪郯王齊齊克圖之寃召還宣讓威順

二王使居舊藩以阿嚕圖正親王之位又開經筵遴選儒臣以勸講而托克托實領經筵事三年詔修遼金宋三史命托克托為都總裁官又請修至正條格頒天下皇太子阿裕實哩達喇嘗保育於托克托家每有疾飲藥必嘗之而進帝嘗駐蹕雲州遇暴風雨山水大至托克托抱皇太子單騎登山乃免至六歲還帝托克托乃以私財造大壽元忠國寺為皇太子祝釐四年有疾上表辭位帝不允表凡十七上始從之有旨封鄭王食邑

安豐賞賚巨萬俱辭不受乃賜松江田為立提領所以領之七年伯勒齊爾布哈為右丞相以宿憾譖其父滿濟勒噶台詔徙甘肅托克托力請俱行滿濟勒噶台卒帝念托克托勲勞召還京師八年命為太傅提調宫傅綜理東宫之事九年多爾濟太平皆罷相遂詔托克托復為中書右丞相十年居母憂帝遣近臣喻使出理庶務於是托克托用烏克遜良楨龔伯璲汝中柏等為僚屬委以腹心之寄吏部尚書偰哲篤請更造至正交鈔

托克托信之祭酒呂思誠言其不可托克托不悦既而
終變鈔法而鈔竟不行河決白茅堤又決金堤方數千
里民被其患五年不能塞托克托用賈魯計即奏以為
工部尚書總治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築堤使
復故道凡八月功成於是帝嘉其功賜世襲達爾罕之
號仍賜淮安路為其食邑郡邑長吏聽其自用已而汝
頴之間妖寇聚衆反以紅巾為號襄樊唐鄧皆應之十
一年托克托乃奏以弟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為知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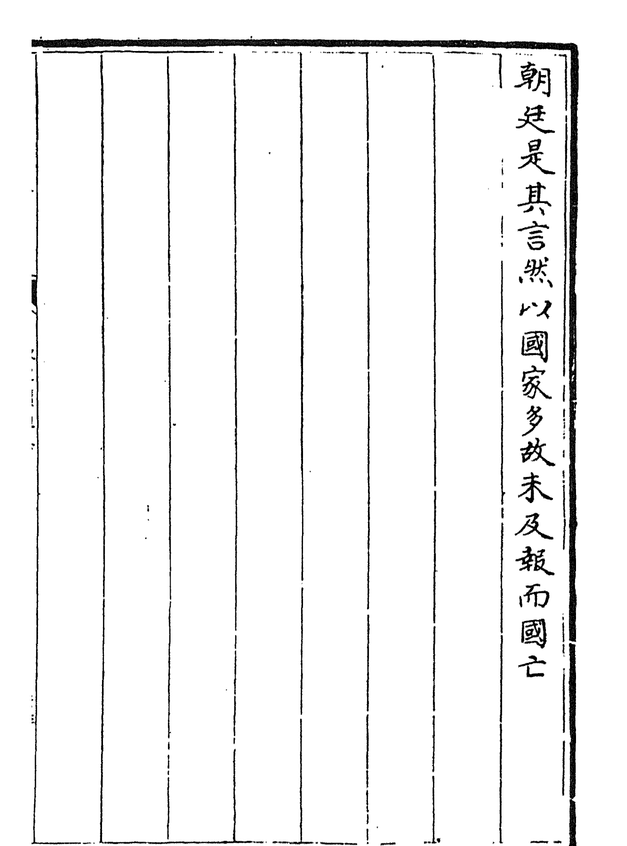
密院事將諸衛兵討之軍中夜驚額森特穆爾北奔汴梁朝廷詔別將代之順帝紀作至正十二年事陜西行臺監察御史十二人劾其喪師辱國之罪托克托怒乃遷西行臺御史大夫多爾濟巴勒為湖廣行省平章政事而御史皆除各府添設判官由是人皆莫敢言事十二年紅巾有號芝麻李者據徐州托克托討平之帝遣使即軍中命托克托為太師趣還朝而以樞密院同知圖沁等進師賴亳詔改徐州為武安州而立石碑以著其績十三年

托克托用左丞烏克遜良楨右丞烏蘭哈達議屯田京畿立法佃種十四年張士誠據高郵屢招不降詔托克托總制諸王諸省軍討之連戰皆捷分兵平六合賊勢大蹙俄有詔罪其老師費財以河南行省左丞相台哈布哈中書平章政事伊徹察喇知樞密院事舒蘇代將其兵削其官爵安置淮安先是托克托之西行也伯勒齊爾布哈欲陷之死哈瑪爾屢言於帝召還近地托克托德之至是引為中書右丞而是

時托克托信用汝中柏平章以下見其議事莫敢異同惟哈瑪爾不為之下汝中柏因譖之托克托改為宣政院使哈瑪爾深銜之哈瑪爾嘗與托克托議授皇太子冊寶禮托克托言中宫有子將寘之何所以故久不行托克托出師哈瑪爾遂譖托克托於皇太子及皇后奇氏會額森特穆爾方移疾家居監察御史袁賽音布哈等承哈瑪爾風旨上章劾之三奏乃允奪御史臺印出都門外聽旨而托克托亦有淮安

之命即以所部聽伊徹察喇舒蘇等節制俄有旨移
額齊訥路十五年臺臣復列疏其兄弟之罪於是詔
流托克托於雲南大理宣慰使鎮西路流額森特穆
爾於四川碉門托克托長子哈喇章肅州安置次子
三寶努蘭州安置家產簿錄入官托克托行至大理
騰衝知府高惠欲以女事之托克托弗許尋遣官移
置阿恰齊之地高惠因前不受其女故首發軍圍之
哈瑪爾矯詔遣使酖之死托克托儀狀雄偉器識宏

遠事君之際始終不失臣節惟其惑於羣小急復私
讎君子譏焉二十三年監察御史張沖等上章雪其
寃詔復托克托官爵并給復其家産召哈喇章三寶努
還朝而額森特穆爾已死乃授哈喇章中書平章政
事封申國公分省大同三寶努知樞密院事二十六
年監察御史陞努額森薩都實哩等復言奸邪構害
大臣以致臨敵易將兵機不振使托克托不死安得
有今日之亂哉乞封一字王爵定謚及加功臣之號



朝廷是其言然以國家多故未及報而國亡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九十七